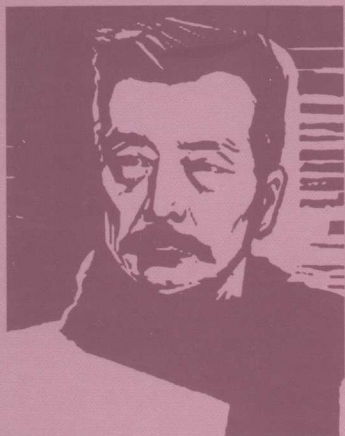


「横站」

鲁迅与左翼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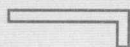
房向东著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
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
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
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014032510

K825.6
1093



横

鲁 迅 与 左 翼 文 人

房向东 著

站



K825.6
1093



北航

C1720804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横站: 鲁迅与左翼文人 / 房向东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2

ISBN 978-7-5426-4424-4

I. ①横… II. ①房… III. ①鲁迅 (1881 ~ 1936) — 人物研究
②左翼文化运动 — 文人 — 人物研究 IV.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2537 号

“横站”——鲁迅与左翼文人

作 者 / 房向东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史会美 刘 佳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226 千字

印 张 / 19.75

ISBN 978-7-5426-4424-4/I · 782

定 价: 26.80 元

前 言

说起鲁迅与左翼文坛的关系，我们就会想起“革命文学论争”“两个口号的论争”等，这些论争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现代文学史已经有详尽的论述。其实呢，论争是由人挑起的，比如，说到“革命文学论争”，就离不开鲁迅与郭沫若、成仿吾这些人物的纠葛；说到“两个口号的论争”，也离不开鲁迅与“四条汉子”等的恩怨。本书正是从“人”的角度，看鲁迅与这些左翼文人的论争甚至对骂，尽量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笔墨官司。人物的纠纷，尤其是名人之间的纠纷，以及相关人物的命运，尤为读者所关注。应该说，本书可以作为相关议题的补充，软化了相关议题，多了可感性。

书名取《横站——鲁迅与左翼文人》，对所谓“横站”与“左翼”要做一下说明。

“横站”一词是鲁迅的发明，也是鲁迅悲凉心境的写照。

鲁迅视左翼文人为“同一营垒中人”。他正面与右翼文人陈西滢、梁实秋之流战，但却需时时提防着“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鲁迅多次在私人通信中谈到他的这一感慨。应该说，这些通信是或直接或间接地针对田汉等左翼文人的。1934年12月18日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

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1935年1月15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最奇的是竟有同人而匿名加以攻击者。子弹从背后来，真足令人悲愤……”1935年4月23日，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鲁迅感慨：“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来自自己人的攻击，鲁迅是最为痛恨的。他在《给文学社信》中说：“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但那是小报，是敌人。略具识见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我自信还不至于是这样的脚色，我还能够从此跳下这可怕的戏台。那时就无论怎样诬辱嘲骂，彼此都没有矛盾了。”后来提到此事时，他说：“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前面作战，又要防着后面的子弹，鲁迅是敌人的敌人，却同时是“战友”的异类。因腹背受敌，必须横站。鲁迅是一个独然面对各种黑暗或灰色势力、组织及宵小之辈的“战士”，一个傲然独立，却是遍体鳞伤，过早地耗尽了体内的全部燃料，常四面受敌，不得不“横站”着的“异类”。鲁迅格外吃力，格外愤怒，格外绝望，鲁迅是愤怒而又绝望的孤独者。

让鲁迅“横站”的田汉等左翼文人算是被鲁迅“咬”住了。不过，应该说，鲁迅对他并没有“穷追猛打”，只是私下通信中说说。毕竟，鲁迅还念及是“同一营垒”的。

其实，鲁迅不只“横站”在左右之间，也一直“横站”在古今之间、

中西之间、新旧之间，鲁迅就是一个“横站”着的“中间物”——鲁迅“横站”在无边无际的旷野。

这正是我取这一书名的用意所在。

虽然历史上有左翼和右翼之分，正如毛泽东所言，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所谓“左翼”和“右翼”，在概念上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第一，这是模糊的概念。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其解析的空间非常大，其弹性也非常大。在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作为在野党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共产党站在一起的，肯定属左翼分子，比如郭沫若与周扬等，事实上，他们就是不曾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此外，那些不和一党独裁的国民党政府合作的人，没有在当时的体制内运作的人，比如早年的高长虹，还有魏建功、李小峰等人，似乎也应该属于广义的左翼分子，至少是中间偏左的人物。

第二，这是相对的概念。一是相对于右，这很容易理解，没有右翼的傍衬无以显示左翼，反之，也成立。二是相对于当时特定的历史，“左联”时期的“左”的概念要严格许多，如胡乔木所言，“左联”是半个党，是党的外围组织。可是，到了“左联”解散，“国防文学”提出，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左”的概念要相对宽泛一些。

第三，这是变化的概念。人是会变化的，鲁迅生前就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极左是容易变成极右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张春桥，曾经是左翼文人，后来成为极“左”分子，成为“四人帮”的一员；杨邨人曾经“左”过，属于“革命小贩”一类，后来变节了；至于张资平，那更是应了鲁迅所言，走向“极右”——成了汉奸了。

还要指出的是，作为文人的所谓左翼与右翼，虽然有程度不同的政治因素，但文人终究是文人，不是政治家，所以更多的是文化概念，主要是指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而不是政治上的左翼阵营与右翼阵营，不

是政治概念。本书的“左翼”取的也正是文化的概念。

总之，希望读者把本书的“左翼”当作宽泛的概念，把本书看作是鲁迅与左翼文人是是非非问题的文化读本，而不要认为是对相关人物的政治评判。

除了本书中大多一目了然的左翼文人，还有若干不好下判断者，或者说属于中间偏左人物吧，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在为新中国工作着，我将其作为“附录一”收在书中。

有一些人物，与鲁迅有一些小纠葛，展开来写，没有太多内容，但如果不涉及，又显得不够“齐全”，比如鲁迅与茅盾、冯乃超等，我选择简单介绍，文字虽少，像是读书小品，毕竟留下一鳞半爪，也有可读性，作为“附录二”。

此外，本书所设议题，都是多多少少与鲁迅有过论争或纠葛的，其他的左翼文人，比如瞿秋白、胡风、冯雪峰、萧军、丁玲等，他们或是鲁迅的知己，或是鲁迅的追随者，他们与鲁迅的友谊为世人所熟知，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评判的，本书不再涉及。

目 录

前 言	1
“过河拆桥”与“落井下石” ——鲁迅与陈独秀	1
压稿风波·权威问题及太阳、月亮和夜 ——鲁迅与高长虹	17
庸俗、趣味、三闲及最前进 ——鲁迅与成仿吾	34
“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 ——鲁迅与郭沫若	49
“阴阳脸”与“流氓画家” ——鲁迅与叶灵凤	65
“假鲁迅”·真革命 ——鲁迅与潘汉年	74
双脚踩着“革命”与“文学”这两只船 ——鲁迅与张资平	85
“革命小贩”“无赖子” ——鲁迅与杨邨人	90
“第三种人” ——鲁迅与杜衡	99

“左右开弓”的“自由人”	
——鲁迅与胡秋原	106
大学生“逃难”与“揭露”笔名	
——鲁迅与周木斋	110
“休士风波”与“爱的哲学”	
——鲁迅与傅东华	120
《译文》风波：“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	
——鲁迅与邹韬奋	128
由鸡鸭倒提而论及“买办”问题	
——鲁迅与廖沫沙	138
“转向”与“胡风问题”	
——鲁迅与穆木天	144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	
——鲁迅与张春桥	154
“同一营垒”：“旗手”与“战友”的纷争	
——鲁迅与“四条汉子”	161
“传话人”与“替罪羊”	
——徐懋庸夹在鲁迅与“四条汉子”之间	203
“托派”即“汉奸”？	
——鲁迅与陈仲山	220
附录一：	
“对他人的体质上的残废加以快意的轻薄嘲弄”	
——鲁迅与魏建功	237
“废名”就是名	
——鲁迅与废名	246

幽默问题、躲避红军及“人杰”之“戾气” ——鲁迅与吴组缜	251
不仅是断句的差错问题 ——鲁迅与刘大杰	262
附录二：	
“阿 Q 的运命”及其他 ——关于郑振铎	269
狼是怎样变成狗的 ——关于向培良	271
“他们竟以为可欺” ——关于尚钺	274
“老头子的确不行” ——关于潘梓年	275
“隐遁主义” ——关于冯乃超	276
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 ——关于李初梨	278
右执“新月”，左执“太阳” ——关于钱杏邨	280
“蒋光 X” ——关于蒋光慈	282
“商业化”与拖欠版税 ——关于李小峰	284
“落伍”与“浮起” ——关于郑伯奇	286

“牛奶路”	287
——关于赵景深	287
没有圈子正是圈子	289
——关于张天翼	289
名人选小说	290
——关于谢六逸	290
“他的亲戚也和我一样了呀”	292
——关于魏金枝	292
“第三种文学”	293
——关于韩侍桁	293
“非近于胖，就近于瘦”	295
——关于戴望舒	295
“归于一丘”	296
——关于老舍	296
土话、白话和拉丁化	297
——关于胡绳	297
“理想人物”及其他	298
——关于杨振声	298
不喜欢“身边琐事”	299
——关于叶圣陶	299
“毛姑似亦在内”	301
——关于茅盾	301

“过河拆桥”与“落井下石”

——鲁迅与陈独秀

鲁迅与陈独秀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人，虽然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相互欣赏，相互支持，但应该说实际的往来非常之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谈鲁迅与陈独秀的文章甚少。说鲁迅与陈独秀的友谊嘛，因为众所周知的陈独秀的原因，显然是不合适的；说鲁迅与陈独秀的论争嘛，除了私下言谈，又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论争。据此，我深刻认识到，有的历史话题只有到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时间段，才有可能发酵。

对鲁迅与陈独秀关系问题妄加非议的，当属李敖的鲁迅“过河拆桥”与“落井下石”说。这些倒是牵涉到了鲁迅与陈独秀关系的方方面面。因此，我就从李敖的话说起吧。

早年，读过牧惠先生编选的《千秋评论》，与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及龙应台的《野火集》一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甚至以为，台湾的这几个男女，有鲁迅遗风，是鲁迅的传人。应该说实话实说，《千秋评论》以后，我就再没有接触过李敖的作品。2005年6月至2006年8月，李敖在凤凰台他的名牌栏目《李敖有话说》（我以下所引李敖言论均出自于此）突然纠缠上了鲁迅，对鲁迅再三发难，信口雌黄。此后，还把他的言论编辑成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广为流布。

在陈独秀问题上，李敖要把鲁迅描述成一个过河拆桥、落井下石的人。

先说过河拆桥。在李敖眼里，陈独秀似乎有恩于鲁迅，鲁迅是陈独秀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说：“当时鲁迅这些人都是陈独秀提拔起来的，或者帮忙大家一起共事，一起窜起来的。”

陈独秀办了《新青年》，先是通过钱玄同催促鲁迅写文章，后来陈独秀自己也催促鲁迅写文章，陈和鲁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的关系。编辑需要稿件，向认为合适的作者组稿，如果作者答应了，应该说是作者对刊物和编辑的支持，哪里有什么提拔不提拔的问题？当年，鲁迅给《新青年》写稿，甚至没有一分钱的稿费，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只能说是鲁迅对《新青年》和陈独秀给予了支持。况且，后来鲁迅也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们属于同一本杂志的同仁，仅此而已。

倘说陈独秀当了总书记，提拔鲁迅当了宣传部长，还勉强算得上“提拔”。不过，严格说来，也不是的，那时的共产党处在在野的地位，假如陈独秀让鲁迅当了宣传部长，也只是共同奋斗的同志，不存在提拔不提拔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私利可言，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这个待遇那个待遇，还有若干特权；当年，他们一不小心就可能把自己折腾进了监狱，甚至送命。

什么是提拔？当下的某些行政首长，任用自己的秘书到要害部门或油水多的部门工作，其作用力都来自上面，又“提”又“拔”，这才叫名副其实的“提拔”。所以，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与陈独秀几无关系，绝对不是陈独秀“提拔”的结果，陈独秀也无恩于鲁迅，

他们只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编辑同仁的关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个并行的巨人。既是如此，何言过河拆桥之类？！李敖后一句说的，“或者帮忙大家一起共事，一起窜起来的”，这还有点儿像人话，与事实相对接近。

李敖这个所谓的文章高手，在一句话里，前后两层意思不能互相支持，甚至是矛盾的。

二

再来看所谓的落井下石。李敖说：“陈独秀当年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就是文学院院长，他后来做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办人，可是因为政治路线不同，最后中国共产党把他开除，他也坐了牢。可是坐牢的时候，被一个人落井下石，人家坐牢你怎么可以落井下石呢？那个人是谁啊？不是别人，就是鲁迅。”

鲁迅怎么对陈独秀落井下石了，鲁迅当年下的“石头”在哪里？鲁迅又有什么必要对陈独秀落井下石呢？李敖接着说：

今天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些记录里面，大家都知道陈独秀是有功劳的，大家也谈到说是胡适、鲁迅，他们都是有功劳的，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在陈独秀被国民党抓起来的时候，鲁迅不但不能像胡适这样子去救陈独秀，反倒用他一贯的讽刺跟清凉话来讽刺陈独秀。我们在濮清泉的这篇文章《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他说鲁迅在《新青年》上面，他是一名战将，但不是主将，我们欢迎他写稿，这是那个陈独秀的口气。可是陈独秀入狱以后，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面，骂陈独秀是《红楼梦》中的焦大，焦大因为骂了主子王熙凤而落得吃马屎，

陈独秀创办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为党受苦受难的时候，坐牢的时候，被国民党打压的时候，鲁迅居然这个样子地对待陈独秀，大家不觉得鲁迅这个人的所谓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这个风骨，有点问题吗？

我们先来说说“讽刺跟清凉话来讽刺陈独秀”以及“陈独秀是焦大”的问题。李敖提到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①这篇长文，牵涉到鲁迅的有这样一段话：

我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贬低他呢？（陈入狱后，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骂陈是《红楼梦》中的焦大，焦大因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屎。）他说，我决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挨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谩骂决不是战斗，我很钦佩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我这个期待不会落空。

这虽非陈独秀的原话，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记录下了很多陈独秀的谈话，他说：“陈讲给我的话，大体都还记得，

^① 陈木辛编：《陈独秀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复述出来，可以保证其精神大意不走原样，但求一字不差，乃不可能之事，为慎重起见，他的讲话，一般都不用引号。”这样看来，其真实性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上述引文基本上能代表陈独秀的观点。

既是如此，我们就要查查鲁迅署名“何干之”的这篇《言论自由的界限》的文章，看看鲁迅怎么说。文章不长，照录如下：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也就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民主义。

然而竟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世界上没有这许多甜头，

我想，该是明白的罢；这误解，大约是在没有悟到现在的言论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而还想说开去。

这是断乎不行的。前一种，是和《新月》受难时代不同，现在好像已有的了，这《自由谈》也就是一个证据，虽然有时还有几位拿着马粪，前来探头探脑的英雄。至于想说开去，那就足以破坏言论自由的保障。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这我是亲眼见过好几回的，非“卖老”也，不自觉其做奴才之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鉴焉。

我们通读全文，找不到“陈独秀”三个字。这篇文章是针对谁的呢？鲁迅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鲁迅全集》的注释是这样写的：“新月社，文学和政治性团体，约于1923年3月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1926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周刊）。1927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1929年他们曾在《新月》上发表谈人权、约法等问题的文章，批评国民党‘独裁’，引证英、美各国法规，提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意见。但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报刊纷纷著文攻击，说他们‘言论实属反动’，国民党中央议决由教育部对胡适加以‘警诫’，《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曾遭扣留。他们继而研读‘国民党的经典’，著文引据‘党义’以辨明心迹，终于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胡适等是在体制内运作，是希望蒋介石一党独裁的政府好，这一点，与焦大希望贾府好是一致的。鲁迅文章中活的焦大是谁，话说得很明白，一般不会有歧义。